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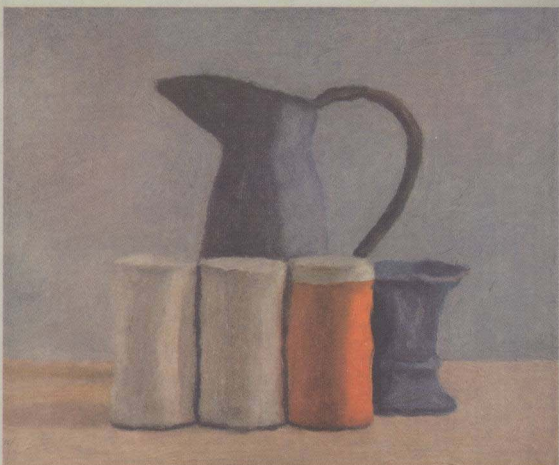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
油画
家之
林

MORANDI 莫兰迪

啸声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

MORANDI

世界油画家之林

○ 责任编辑 / 张南峰

○ 封面设计 / 梅家强

ISBN 7-80580-554-7



9 787805 805542 >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世界油画家之林

MORANDI

莫兰迪

啸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兰迪 / (意)莫兰迪作; 啸声编. 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1999.5 (2000.10 重版)

(世界油画家之林)

ISBN 7-80580-554-7/J · 517

I. 莫… II. ①莫…②啸… III. 油画 - 作品集 - 意大利 - 现代 IV. J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0528 号

世界油画家之林 · 莫兰迪

编者: 啸声

出版: 江西美术出版社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厘米 × 1092 厘米 1/16

印张: 5

版次: 1999 年 5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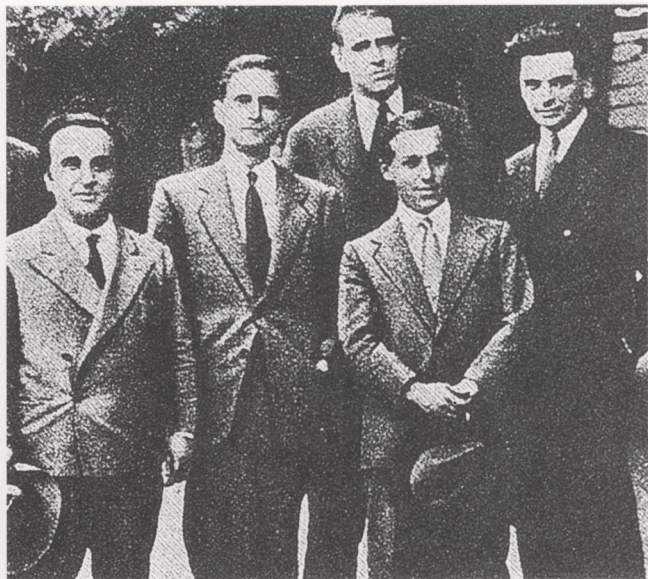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-5000 册

定价: 38 元

ISBN 7-80580-554-7/J · 517





1930年，莫兰迪(后排中)在威尼斯双年节开幕式上

1913年，莫兰迪(中)在波伦亚美术学院

洋“八大”莫兰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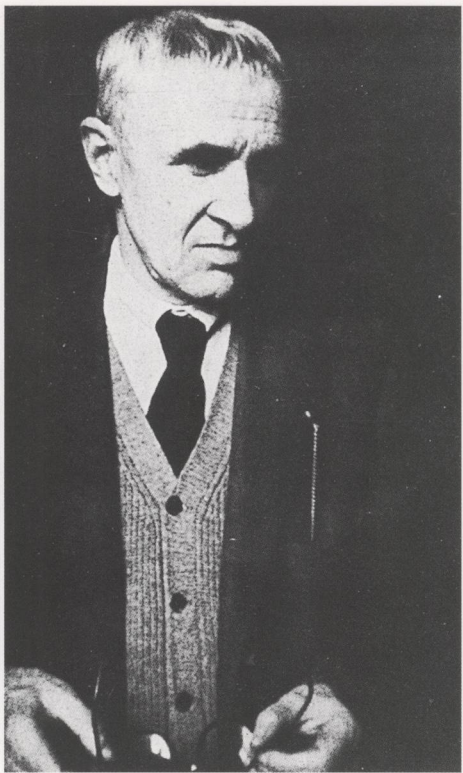
啸 声

人，有时代与地域、文化与习俗的不同，但就本质而言，并无根本差别。艺术也是一样，尽管表现形式千差万异，在最高境界上却往往相通，甚至时有惊人的相似。世界各地的史前艺术形态相仿，已是不消说的了。东方的佛教艺术，主要是中国北魏西魏时期，与西方的基督教艺术，主要是欧洲中世纪罗曼时期，二者之间的许多共同点，便是历史的实证。今天，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，是在20世纪的意大利，出现了一位名叫乔治·莫兰迪的画家，他在我们中国人眼里，活脱是一位西洋的八大山人。

乔治·莫兰迪(Giorgio Morandi, 1890—1964)生于波伦亚，年轻时入波伦亚美术学院学画(1907年至1913年)，以后长期在该院教授版画(1930年至1956年)，最终又在波伦亚病故。他在故乡平静地度过一生，只是在意大利做过一些旅行。他生平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，是在退休后的当年(1956年)，到瑞士温特图尔出席自己个展的开幕式——其实，他的主要目的，是到沿途必经的苏黎世，去参观正



1938年，莫兰迪在丰达扎街花园



1952年，莫兰迪

在该市艺术馆举办的塞尚画展。但是，他的作品已在欧美多有展出，也曾多次获奖，备受有识之士称誉。

莫兰迪对乔托、乌切洛、马萨乔和皮耶罗·德拉·弗兰切斯卡等早期文艺复兴大师的艺术，推崇备至，视作自己的楷模；对夏尔丹静物的感情色彩和科罗风景的高雅脱俗，完全心领神会；作为现代人，尤其对塞尚的大胆挚着探索，有着强烈的共鸣；又从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主义空间构成，受到很大启发。他初登艺坛，曾与德·基里科和卡拉一起，潜心于形而上绘画的探索；后又一度与纯正派画家为伍。到20年代初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，顿时面目一新；在大约十年之中，他的风格日趋成熟，不论人物肖像（后来他画得很少），还是风景静物，都成一家风范。此后，他的艺术便向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的境界发展。

这位波伦亚画家，生性平和宽厚，淡泊高简。他的生活圈子和视野，似乎局促狭窄，无非徜徉在陋室瓶罐杯盘之间，流连于家乡郊野景物之前。他只是乐于将这些平凡摄移于画布，以慰平生。他唯独在艺术上百般挑剔，孜孜以求，务必要畅抒胸臆，而绝不肯随波逐流。他是静观默想型的艺术家，长于舍末求本，小中见大，以一概万。他生活的世界，虽是如蜗之居，但他艺术中的天地，却是旷荡幽邃，神妙莫测，破除了时空的限制。如此艺术，终使莫兰迪成为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杰出代表，跨出国门而走向世界，被当之无愧地誉为真正的20世纪艺术大师，不但敢与历史上的名家分庭抗礼，而且必定经得起后世的检验。

欣赏莫兰迪的绘画世界，首先就会被他的色彩——更确切地说，是色调——吸引。他几乎从来不用鲜亮的颜色：在他的画面上，每一个色块都是灰暗的中间色。然而，这些孤立看来都毫无神气的颜色，经他的巧妙摆弄，不但不脏，不闷，反而熠熠生辉，显得高雅精致，浑然天成。色彩上脱尽火气，造成视觉上宁谧温润的效果，充分显示出画家温文尔雅的修养和恬淡超逸的品格。这正是莫兰迪内心世界的色相。我们读来，不仅觉得赏心悦目，而且会有超尘拔俗的感应。想必他是从早期文艺复兴的湿壁画色彩效果，特别是从皮耶罗·德拉·弗兰切斯卡壁画色调的“静气”，悟出三昧，再加修



1954年，莫兰迪在丰达扎街画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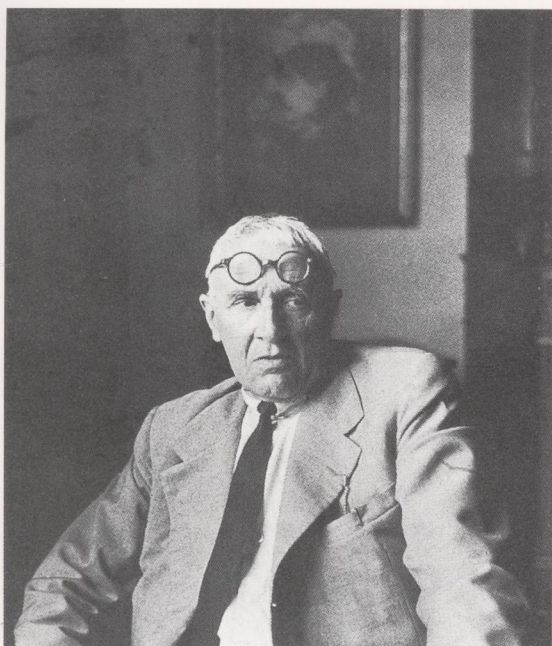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2月，莫兰迪



炼，才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和布拉克一起，堪称本世纪最会用色的两位大师。由此可见，通过莫兰迪个人的色彩修养，无可争辩地反映出，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，在漫长历史进程中，逐渐发展形成的优秀艺术传统，是一宗无价的财富。

莫兰迪的造型，也使人发生极大的兴趣。他对物象进行了极为大胆的简化，删掉一切枝节，仅留基本形态，供人辨识。删繁就简到如此地步，已经走到具象艺术的边缘，再向前跨一步，即为不复有形的纯粹抽象。但纯粹抽象并非这位画家所求，他的旨趣在于：借形达意，借物抒情。形过实，固然如茧之缚，容易捆住手脚；形全无，则失去凭借，有不知所云之弊。个中的难处与妙处，都在于分寸的把握。莫兰迪果然了得，他的造型做到似而不似，不似而似，极端简化而不空洞，随心所欲而不逾规，成为达意传情的绝好载体。此等手笔，足见大家本色。总之，他笔下的瓶罐屋树，形简而韵长，情浓而意远，而它们又裹上如此高雅脱俗的色彩，益发造成既实又虚、如真似幻的神奇效果，给人以非此非彼、亦此亦彼的飘忽印象，引人进入审美的胜境，优哉游哉。

然而，莫兰迪最令人倾倒和最让人陶醉的，毕竟是他心目中世界的时空构架在绘画中的体现。这主要是针对其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静物画而言。他的坛坛罐罐，不在真实的时空之中，而是在杜撰的亦即“构成”的时空之中。他的时间，是静止的，凝固的，无前无后，无始无终。他的空间，也并不斤斤于造化中的六合，而是强调与画中物体的相互关系，强调两者在意念上的结合。倘若将莫兰迪的静物画同中国书法相比，他的坛坛罐罐便是笔墨点划的“黑”，他的空间便是“白”。他处理两者的关系，全看画面上的艺术构成，而不考虑现实中的客观逻辑。这与我们在挥毫作书时，不但注意用笔，而且讲究“布白”，尤其关心“计白当黑”，是毫无二致的。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莫兰迪既在画坛坛罐罐，又不在画坛坛罐罐。他津津乐道的，是在它们中间殚于考究，上下求索。他是以瓶罐杯盘为点划撇捺，按照他的方式“作书”。为此，从表面看，他一生创作的诸多静物作品，似乎只有这些器物种类更换和数量增减的变化，只做了不同排列组合的文章，既无深意，又单调重复。其实，这是无知者的浅见，是大谬不然的。他每作一画，一如我们每作一书，都在追求一种新的构成空间，追求一种新的感情抒发，追求一种新的精神境界。对此，当代雕刻大师奇伊达(Eduardo Chillida)，在同笔者谈



1961年，莫兰迪



莫兰迪在丰达扎街画室

起莫兰迪时，就有中肯的评价：“他总是画同样的东西，但每幅画都画得不一样，每幅画都是新的。莫兰迪真是了不起的艺术大家！”（参见拙文《风之梳——访西班牙雕刻家奇伊达》，载台湾《艺术家》1991年3月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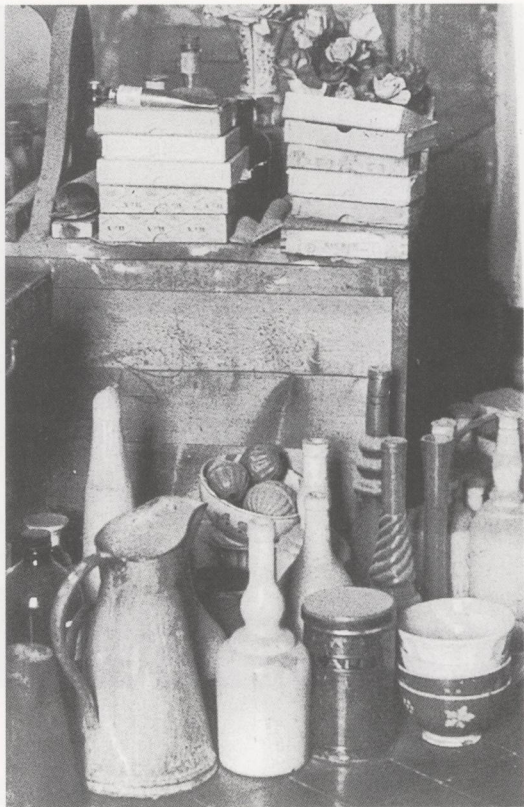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看到，待到莫兰迪将他笔下色雅韵长的写意之物，放进精心构筑的时空框架，使二者浑然一体，奇迹出现了：坛坛罐罐，从形而下的“器”，在向形而上的“道”转化；而区区一隅的室内景物，则在拓宽为时空无限的宇宙。莫兰迪世界，于是诞生！这是一个宁静虚和的世界，其间没有险山恶水，没有狂风暴雨；有的是花明柳暗，有的是天籁和鸣。诚然，这里难免有一丝离群索居的孤寂之感。然而，若非如此，一个在尘俗之中热衷于追名逐利的人，是品味不到如此福祉的，更不用说去创造这样的世界了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，这位画家远避尘嚣，坐到画架前面，将心中的美妙写于画布，是何等的怡然自得！莫兰迪深深地感染了我们：我们在他的世界里，感到心旷神怡，悠然陶然，少了三分俗气，多了一点禅心。

莫兰迪的画风独立不群，他本人便是那种独立千古式的人物。他作为一位20世纪艺术家，不但坚决摆脱了文艺复兴倡导的科学写实一整套清规戒律，在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时，采取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家通常所取的观点和方式，而且沿着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所开辟的道路，又走到一个新的阶段。莫兰迪创造出西方艺术史中所未见的“一元化”世界，他找到一种新的“平衡”。换句话说，他在艺术创作中，虽然力求主观的表现，但他并不认为主观表现可以不必借助必要的客观再现，尽管这种客观再现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。在他的艺术中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辩证统一的：形与神、肉与灵、物与我，都融为一体；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；你即是我，我即是你。

在西方艺术史上，唯有早于文艺复兴的中世纪罗曼绘画，庶几与莫兰迪艺术相类。但是，罗曼绘画毕竟是更纯粹的写灵艺术，表现的是上帝的王国。莫兰迪非但将虚拟的造物主逐出他的艺术世界，而且也把人从“人在尔后万物在”的绝对中心，降到“人与万物同在”的相对平等地位。这种思想，



丰达扎街莫兰迪画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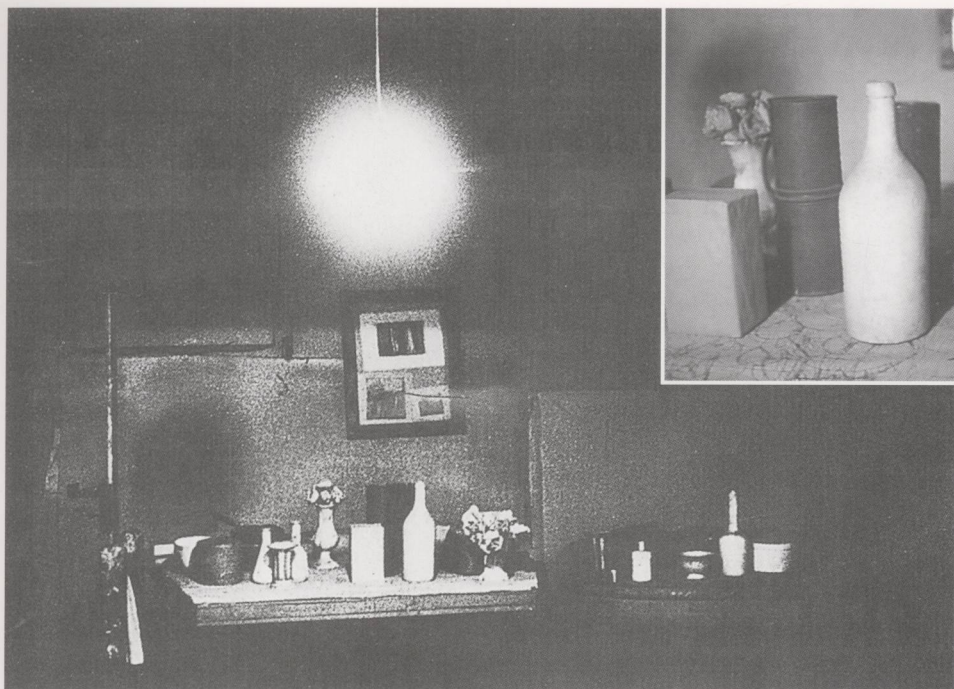


丰达扎街莫兰迪画室

恰与人类狂妄凭借些许科技进步，便自以为“君临天下”而遭自然惩罚之后，少数有识之士从中得出的教训相符。莫兰迪以这种思想指导艺术创作，以一己化于大千，为西方所未有。

然而，在我们中国，以这种思想和这种方式从事艺术创作，则是由来已久的。我们早就把这类水墨作品称作“文人画”，或“大写意”，而且有相应的理论阐述。莫兰迪虽然毕竟还是在西方的体系之中，但是他与我们之间的接近，确实十分显著。巴尔蒂斯也曾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。他在谈到这位杰出的波伦亚画家时说：“他的绘画别有境界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。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，而是‘借题发挥’，抒发自己的感情。”正是如此！而且，莫兰迪品格清高，意境简远，在西方体系内所达到的高度，可比我国文人画之于朱耷——这自然是就艺术造诣而言，而不是涉及彼此的思想内涵。也由此可见，艺术在至高点上，往往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。

遗憾的是，除了为数甚少的慧眼，世人大抵迷惑于表象，受制于俗见，长期未能充分认识莫兰迪的真正价值，而强使他屈就二三流的地位，甚至还要从过激的观点出发，给他戴一顶“古典”乃至“守旧”的帽子，嫌他没有采取某些“新潮”或某些“前卫”的极端做法。连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家里德(Herbert Read)，也未能免俗。他的《现代绘画简史》，出版于1962年，即仅早于莫兰迪去世二年。可是，他只注意到这位天才画家在1920年前的早期活动，便断然将他放在形而上画派德·基里科和卡拉之后，一笔带过而已，而丝毫不曾对使莫兰迪之所以成为莫兰迪的典型风格，以及自1920年至画家去世(1964年)的40多年主要创作经历，作任何提示，更不用说分析了。这种有意无意的不公正，在这位波伦亚绘画大师的晚年已经发生，甚至给他的物质生活造成困难。可以并不夸张地说，他是在孤独和窘迫中辞世的，虽则他自己清贫自守，乐于绘事。此种情形，直到70年代末，主要是80年代，才开始改变。这自然是黄铜褪色之际，真金才格外受人宝贵。通过世界各地陆续举办的各种莫兰迪画展，通过波伦亚莫兰迪博物馆的成立(1993年10月)，世纪末的世界艺坛这才“重新发现”莫兰迪，并且终于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：他是我们这个世纪真正的艺术大师，当在历代最伟大者之列。



丰达扎街莫兰迪画室

丰达扎街莫兰迪画室

巴尔蒂斯论莫兰迪

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。按照道济的说法，莫兰迪也是“有笔有墨”的。他把笔墨俭省到极点！他的绘画别有境界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。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，而是“借题发挥”，抒发自己的感情。

我十分喜欢莫兰迪的水彩。……有些地方，他可能是用棉花擦出来的，肌理做得雅致极了。颜色总是那么高雅；色调细腻之极，微妙之极！

他真正是了不起，只画静物，只画风景，就像许多中国大师。

你说莫兰迪的瓶瓶罐罐和八大山人的花鸟山石是异曲同工。这是真的！他们太接近了，确实进入了同一境界。这才是了不起的艺术！可见，艺术，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，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是相通的。

我在意大利时，没有机会认识莫兰迪：他在1964年就去世了。实在遗憾！直到他亡故后，罗马为他举办大型回顾展，我这才被人请去主持开幕式。

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但是，听说他晚年的境遇不太好。世界总是不太公道；许多艺术家都是生前很潦倒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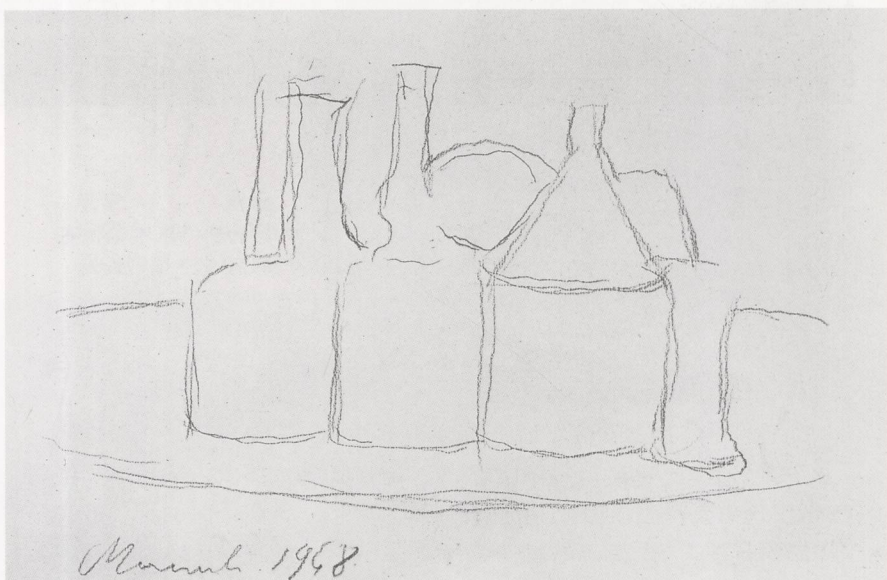
(啸声记录翻译)



静物

1928年 纸本铅笔画

27 厘米 × 38 厘米



静物

1948年 纸本铅笔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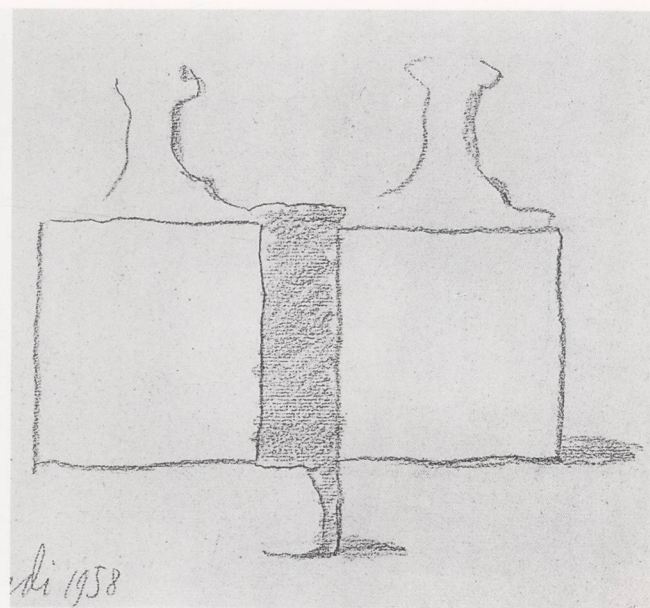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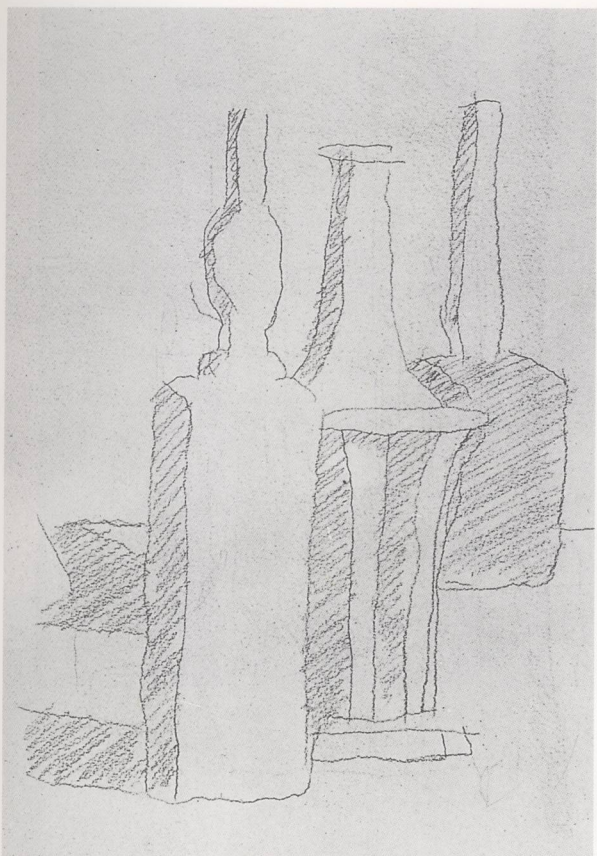
17.5 厘米 × 25 厘米



静物

1953年 纸本铅笔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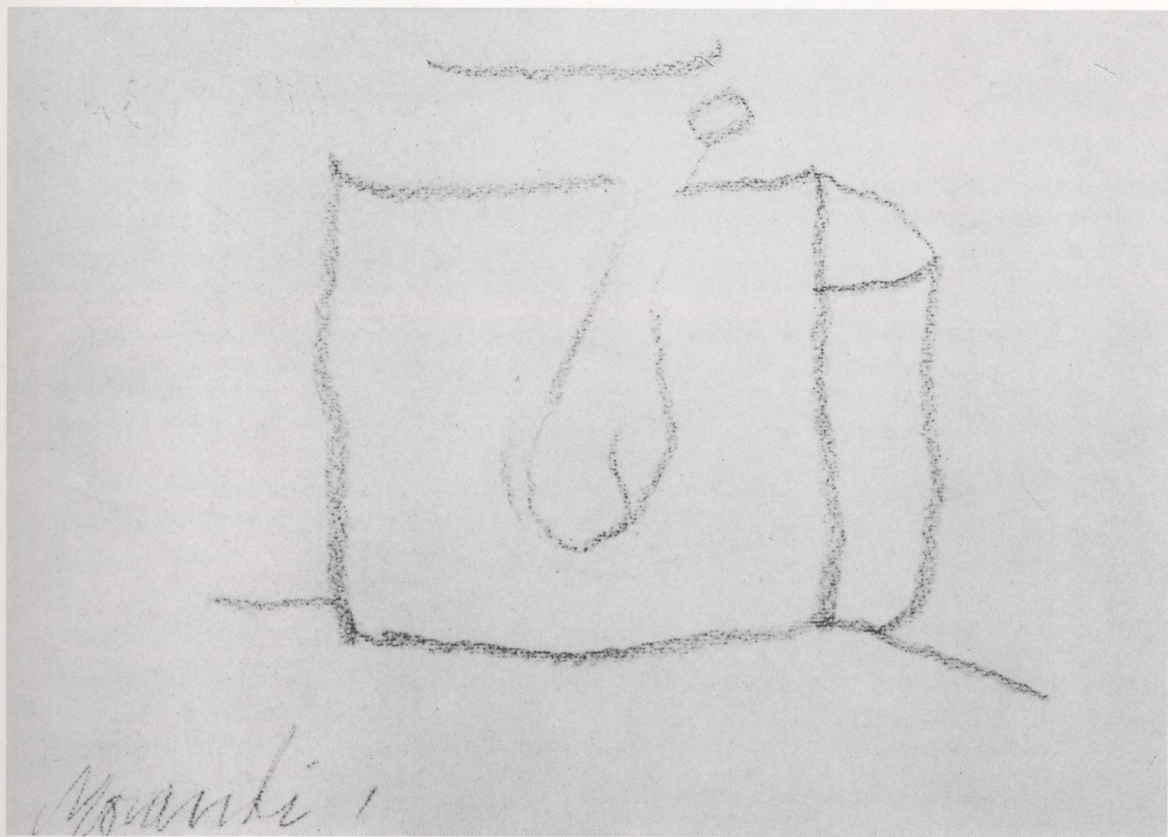
16.5 厘米 × 24.5 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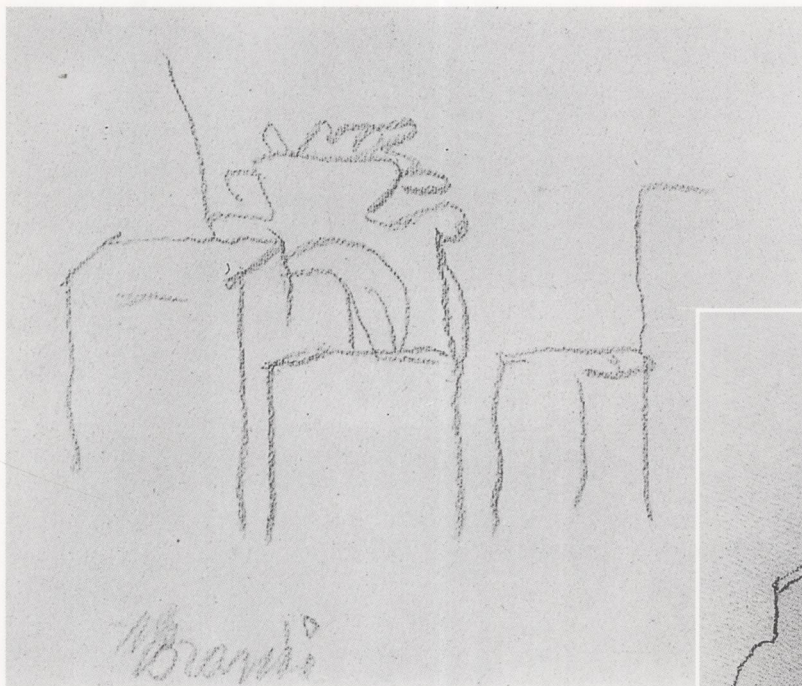


静物
1958年 纸本铅笔画
16.5厘米 × 24厘米

静物
1949年 纸本铅笔画
34厘米 × 25厘米

静物
1962年 纸本铅笔画
16.5厘米 × 24.2厘米





风景

1960年 纸本铅笔画

18.8厘米 × 27.5厘米

风景

1960年 纸本铅笔画

24厘米 × 33.2厘米



风景

1962年 纸本铅笔画

22.5厘米 × 15.5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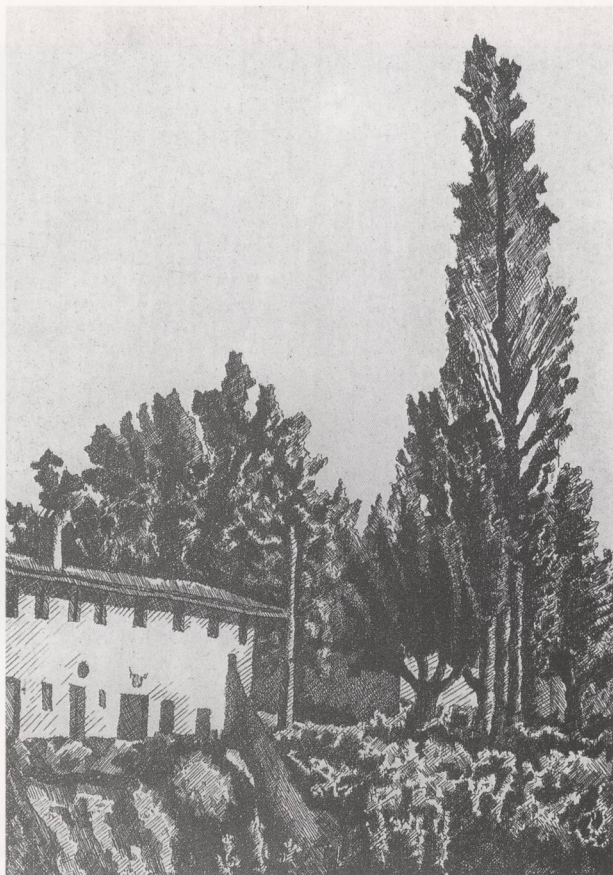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景(基埃萨努奥瓦)
1924年 腐蚀铜版画
15.8厘米×15.5厘米

土冈风景
1927年 腐蚀铜版画
23.4厘米×29厘米

大杨树风景
1927年 腐蚀铜版画
32.4厘米×23.5厘米





暗底白物静物

1931年 腐蚀铜版画

24.4 厘米 × 29 厘米

圆形大静物：瓶与三器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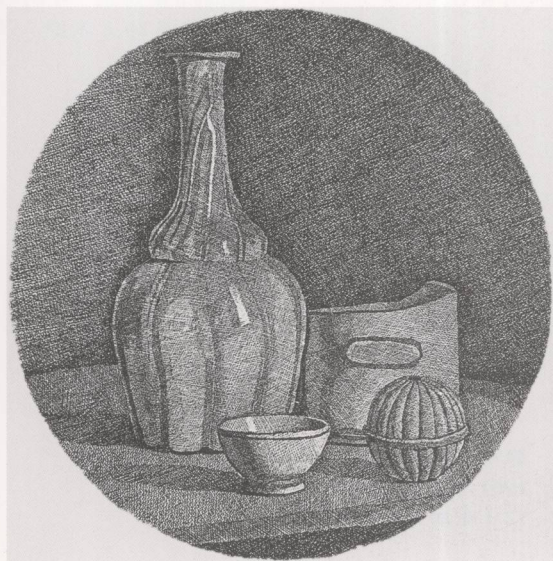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 腐蚀铜版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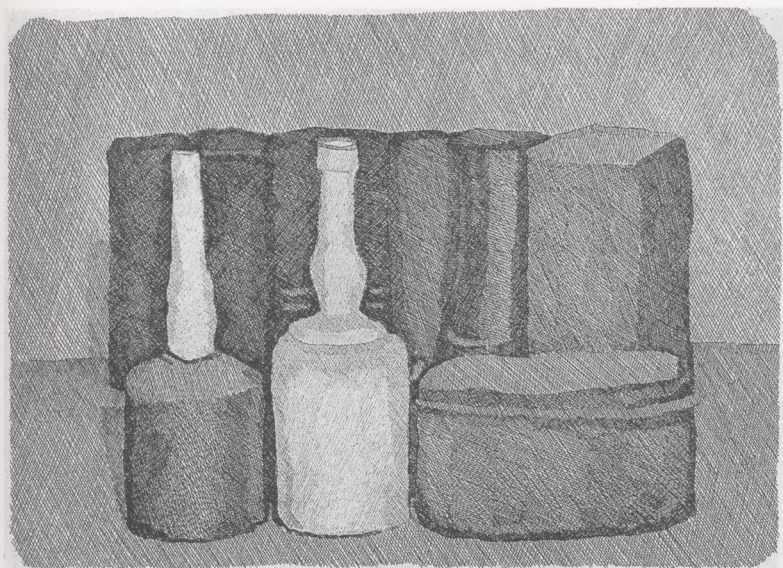
32.5 厘米 × 25.8 厘米

细笔触静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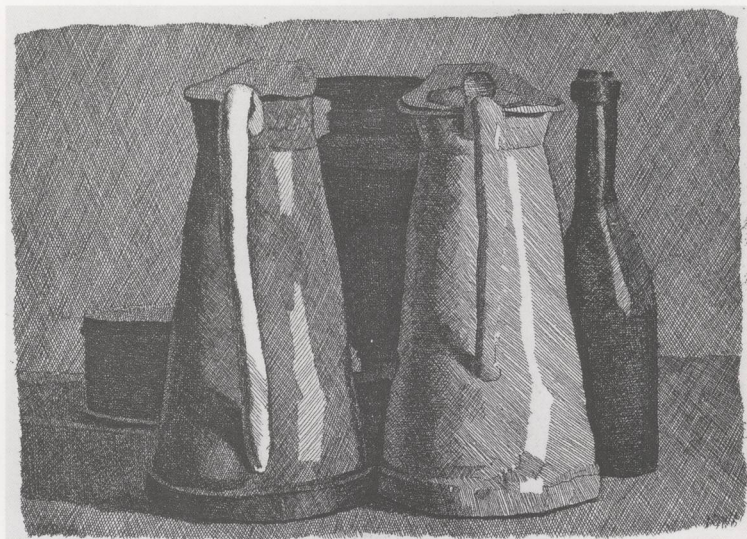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 腐蚀铜版画

25.1 厘米 × 23.5 厘米





静物：九件器皿
1954年 腐蚀铜版画
18厘米 × 25厘米



静物：五件器皿
1956年 腐蚀铜版画
14厘米 × 19.9厘米



静物：三件器皿
1961年 腐蚀铜版画
12.3厘米 × 15.7厘米